



一部《苦难辉煌》，激起我们多少深沉的思考，然而金一南将军讲述的一个故事，却同样可以激起我们心中的波澜——

金一南路过巴黎之时，专门去了一趟拉雪兹神父公墓，这使得使馆人员颇感意外——“今天的中国人，来巴黎看卢浮宫的蒙娜丽莎，到‘老佛爷’买路易威登的手包，谁还去那个地方？”因为没人去，所以连使馆的司机对去公墓的路都不甚了了啦……

拉雪兹神父公墓那么重要吗？“谁还去那个地方”，那么值得惊奇么——是的，因为这个公墓，不仅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墓地，也不仅因为它安葬着莫里哀、巴尔扎克、沃尔德和丹东，更为重要的是，它有着那么一段“巴黎公社社员墙”！1871年5

月28日，经过浴血战斗，巴黎公社最后的147名社员就在这里被枪杀，“公社万岁”的最后口号曾响彻公墓，鲜血曾染红后来同样葬下了《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的这方墓地……

可以这样说，拉雪兹神父公墓，对于我们，确实很“重要”——我们天天讲的“人民公仆”这个词汇，就出自于巴黎公社；我们经常唱的《国际歌》，就创作于公社社员血洒拉雪兹神父公墓的第二天。可是今天的我们，足迹虽已遍天下，却是“谁还去那个地方”，偶一有人要去看一看、瞻仰一番，竟还会引起意外和惊奇！

其实“谁还去的”地方，还不只拉雪兹神父公墓一处。近日有友自瑞士归，说去看了一下伯

尔尼的爱因斯坦故居，满目外国游客，却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因为中国人“谁还去那个地方”。所以故居的介绍，就没有中文。而在爱因斯坦故居同一条街上不远之处的手表店，却挤满了黄皮肤黑头发的国人，连招牌上斗大的“免税”两字，都是用中文写的，至于店里的营业员，熟谙用中文对话，就更不要说了。

这两件事，恐怕不是风马牛，至少折射出我们在理想、情操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老佛爷”可以去，瑞士手表也可以满载而归，然而拉雪兹神父公墓以及爱因斯坦的故居，是不是也应当去一去呢？至少不应当形成一边是趋之若鹜，一边却是“谁还去那个地

方”这种强烈的反差吧！尤其应当说一句的是，如果中国的老百姓，自费旅游，结伴而行，只去老佛爷买路易威登，那也罢了，最多有一点遗憾而已。而我们的驻外使馆，所接待的“来客”里头，应当多为“人民公仆”和“先锋队成员”吧，如果他们到了巴黎，也没有人去拉雪兹神父公墓献一个花圈鞠三个躬，也是只去“老佛爷”和卢浮宫，这就有一点“忘记祖宗”了——就像这些年来，“官团”出去了无数，官员踏遍了天涯海角，有几个“人民公仆”，去寻找了一下马克思的墓地和《资本论》的诞生处呢？

金一南的故事，其实是人所皆知的现实，只是我们熟视无睹，“谁还当它回事”罢了。但愿我们从金一南的故事中举一反三，有一点深深的思考。

『君子怀德』

白子超

里仁篇载：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怀，多义，有思念、安、归等。安于德、归于德皆可通，有些学者即如此理解。但释为思念，则更平实，更流畅。小人，拙文曾述其三义，一为社会地位低下之人，二为品德卑下之人，三为固执、不通情理、境界不高之人，如“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子路篇）；本章小人宜释为常人、一般人。土，土地，似是当时已开始私有化的个人耕田。刑，有刑罚、治理、型范等义，故释为法度。惠，“分人以财谓之惠”（《孟子·滕文公上》），对施者而言是施予恩惠，对受者而言是得到实惠。

用现代汉语复述孔子的话，大约是：“君子心中想的是道德教化，一般人心想的是私有田地；君子心中想的是社会法度，一般人心想的是物质实惠。”此章人言言殊，本文所说，供参考耳。

人皆有所怀。其内容，或说目标，有大与小、广与狭、远与近、深与浅之别。君子亦是活生生的世间人，要考虑自己及家人生存、生活之必需，如衣、食、住、行等具体问题。但是，第一他们要求不多，如果要比，也是比低不比高；第二他们在解决小、狭、近、浅问题的同时，不忘大、广、远、深问题的思考和处理，甚至所费时间、精力更多；第三他们在基本生活条件具备之后，会全力探索天地之道理、人生之真谛以及国家、天下的治理和民众的教化。若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角度言，君子对前者的重视和融入远远超过对后者的关注。

常人的内心世界，确与君子大不同。诚然，他们并非一点都不关心国家、天下大事，他们甚至有时也想人活着的意义。但是，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自己、家人、亲友的现实利益问题。农民恋土，居家妇女贪图眼前实惠，实属常态，可以理解，所谓芸芸众生是也。不过，毕竟胸怀很窄，思想很浅，境界很低。

孔子还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篇）士，指文士，春秋时期开始出现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中不少人走上了仕途。居，居所，指日常生活。士如果想的都是家庭生活，就没有作为士的资格了。因为，“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篇）士立志追求真理，如果有人以穿破衣吃粗粮为耻辱，那就不值得与他谈什么了，不必理睬他了。士是一个新兴的阶层，对他们要求尚且如此，何况为人表率君子？士与君子都是社会的良心，是文化、道德的引领者。

孔子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思想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性格（其中有些负面内容），而且在于许多思想永远不会过时，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仅以“君子怀德”观现照今日社会，发觉同样恰如其分。当今不乏“怀德”“怀刑”之君子，不乏不“怀居”、不“耻恶衣恶食”之士。但是，更多的常人，却是“怀土”“怀惠”的。尤其是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各级官员和公务人员（非知识分子已不能加入其中），许多许多人已忘记“怀德”“怀刑”，而是“怀土”“怀惠”“怀居”“耻恶衣恶食”。他们已不配为士，已退步为一般人的小人，更有一些已堕落为品德卑下的小人。特别令人痛心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论语新读

闲庭信步逍遥游

苏剑秋

中年篆刻家裘国强在上海工艺美术学校求学时学习的科目是玉雕专业，而今探究成就他的篆刻艺术也近三十年了。艺事风云变幻，唯有真情无限，潜心探索聊以自娱。

比我高两级的国强兄，早在工艺美术校时便追随名师钱君匋先生左右，得先生艺术之精华。他治印温润儒雅而富情趣，吸收传统，勇于开拓，扬弃繁杂，在方寸之间做足文章，逐步形成自我特点，工整布局，奏刀健朗，在海派艺坛中终有一席之地。

前些日子，在香山画院，彼此间闲聊。国强兄谈及从艺经历，想想还真幸运，能得那些成就斐然的大师们的亲炙。他讲到1987年和恩师钱君匋等合作原拓本《丁卯印存》时的激动心情，感叹学习的态度与心情尤为重要。钱君匋曾评价他的作品：“工整无出其右，可想功力之深，所作颇饶变化，如能更进而发为纵肆，无可限量矣。”不过，面对先生的褒奖，国强兄头脑却异常清醒，要走的路还很长。

回归传统文化艺术，国强兄一讲到鸟虫篆印的今昔往事，话匣子一下打开了。鸟虫篆印最早源于战国玺，当然也经历了汉代鼎盛之后的长时期衰退。在明代，篆刻艺术异军突起时，但它仍处于较为冷清尴尬的局面。真正兴起是在上世纪初的海派书画的崛起，鸟虫篆印得到了许多书画家的钟爱。

那时一大批大师大家，确立了“印从纹饰出”的鸟虫篆印精品佳作。其实鸟虫篆印发展至今，为众篆刻爱好者所追摩，是被它的古朴气息所吸引。

“香远益清”、“君子无所争”两枚朱白印蜕，是国强兄的篆刻作品。它从一个侧面也表明了作者的心路历程，鸟虫篆印研究了几十年，心得所为概括为香远益清，再有就是在艺术上君子无所争了。

驾驶摩托是件很开心的事情。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大街小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兴致高昂时，还可与同向行驶的车辆来一个并驾齐驱。遇到红灯，摩托的优势就更显示出来啦，人家都循规蹈矩依次排队等候通行，你却可以在车辆的“弄堂”内自由穿行，瞧着身边一长串傻傻等候的车辆被一一超越，像夹道欢送似的，感觉真是美极了！

当然这种超越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正洋洋得意一马当先，在停车线前刚停稳，交警也来了，一个敬礼过后从裤兜里取出了罚款单，一番理论纯属多余，只得掏出50元走人。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就是这么规定的，而且还管得挺严呢，如今“穿弄堂”是否仍属于违章之列，不得而知了。因为罚多了，教训也深刻，所以对这条规定记得特别牢。当然开心的事

毕竟占大多数的，别的不说，单就头盔手套一戴，一身运动装束，感觉年轻了许多，然后油门一踩，引擎轰鸣，闪电般的飞了出去。风从耳边“嗖嗖”吹过，脸上身上全是风，直愣愣地感受速度迎面袭来。森林公园、亲水码头、乡间小道……想象中的风景都一一领略了，像长了翅膀四处飞翔。记忆中第一次上南浦大桥，呈螺旋状上升的浦西引桥让我过足了转圈圈的瘾，一圈，两圈，三圈……终于盘上了主桥面，高楼和江水全在眼皮底下了，宽阔的视野一下子令人亢奋起来，哎呦，爽死了！

摩托这家伙生性粗野，似乎与彪悍一词靠得更近一些，难怪当我驾着它猛然出现在熟人面前时，惊得个个睁大了眼睛半天合不拢嘴。也许本人的外表总体归于斯斯文文的那种：架副眼镜，穿戴规整，修饰边幅又略显羸弱，此等相貌怎会与摩托沾上边呢？

说实话，起初心里也抖豁的，摩托可不是闹着玩的，尽管有熟练驾驭二轮车的平衡技术，但那终究属于非机动系列，磕磕碰碰不至于要命。摩托就不同了，穿梭于快速的车流中，来不得丁点儿闪失。但让我痛下决心购置摩托的，实在是因为女儿上学我上班，路途遥远，惟有摩托一带二，便捷顺当，读书工作两不误。真的没有显摆和玩心跳的本意，这点要申明清楚的。然而，在选择车型时还是本能地显豁了一下：大排量沪牌车，通体漆黑，锃亮耀眼，体态笨重却有着时尚的流线型外观，很拉风的一款！

然而，再怎么拉风，摩托遇上雨天可就彻底没辙了，所有的张牙舞爪悉数



清谷幽泉

（中国画）

张安庆

收敛起来，所谓的优势也消失殆尽。神情紧张、小心翼翼驾驶自不待言，还不能猛踩刹车，尤其是当车轮子与那些又白又粗的斑马线亲密接触的瞬間，若踩刹车，那么就与侧翻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了，眼下看到斑马线仍心有余悸呢！当然也有搞笑的事儿，那是刚送完女儿，头盔未及收好暂挂手侧，岂料这一无意形成的“摩的”招牌动作竟引来一阵招摇，以为路遇熟人，等缓过神来浑身的不爽：都啥眼神啊，拉客的能有这么酷的车型吗？真是的！

曾几何时，“限摩”开始了，城市的主干道纷纷向摩托亮出了“NO”，“雨天”真的降临了！摩托四处碰壁，路越走越窄，终于功成身退，驶入了地下车库不再现身，从而宣告了我的摩托时代的终结。

以后的日子，摩托升级为普桑，普桑又更新为别克。然而，十多年前那段驾驶摩托的记忆却挥之不去，每当看到呼啸而过的摩托，心里还是痒痒的……



夜光杯

香远益清 君子无所争 裘国强 作

站上哥本哈根街头的刹那，我头一次感到黑夜给人带来的舒畅体验。这种舒畅，实在难以言说，舒服极了。

6月的北欧，将近白夜，天黑得越来越晚。在芬兰图尔库，我们曾站在一座大钟底下摄影留念。画面中天亮着，而钟摆指着11点半，已近午夜。拍这张照片是想证明：我们与白夜近在咫尺。

从芬兰到瑞典再到挪威，游历近半个月后，我们来到丹麦的哥本哈根。

晚饭后从宾馆出来，发现天色竟然黑了，当时是10点。晚上天黑，本属正常气象，却让我们大感惊喜。原来之前每到晚上，天虽然亮着，人也醒着，头脑却昏沉沉的，像蒙着一层雾，很不舒畅。哥本哈根在北欧南部，因此天黑得早。这一两小时的人夜“时差”，没想到给人的感受带来那么大的差别。

走上街头，就像进入氧吧一样，浑身有说不出的舒服。我们走进老城步行街。这一带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房，外墙都是石块，厚实的墙体以及高大沉重的门和窗，显示住家旧时的殷实富足和沿袭至今平和安详的生活。街道不宽，路面铺的都是石板，刚容两辆马车插身而过。

转过拐角，忽闻提琴声扑面而来。是老房里有人拉琴？循声往前，琴声越来越响。再转，只见前面幽暗处，两个人影正在路边拉琴。巴赫的小提琴二重奏，d小调，我熟悉的乐曲。

拉琴的是两个中年人，一男一女。路边空无一人，我不禁停住脚步，远远观望，怕影响他们。凭直觉，我觉得两人的专业水准很高，那琴声实在太规整了。一弓接着一弓，干干净净。一句接着一句，两个

声部衔接得天衣无缝。看上去两人像找了个空旷处在对天演奏，周围的石墙把琴声反射在周围空间，奇妙无比。而他们似乎并没有因为是在街上而让琴声有丝毫的随意放任。

我屏息移步至前，却大吃一惊，原来在他们脚下，当街放着一个纸盒。是卖艺？我几乎不敢想象。在欧洲，虽然常有人拉琴卖艺，但这样的高水平还没见过。何况又是在这空无一人的深夜街头。

一曲结束，他们停了下来。这让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反倒不自在了。总该表示一些什么吧？我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硬币，躬身放入纸盒。心里却觉得把他们当作乞丐

街头巴赫

沈次农

放着一个纸盒。是卖艺？我几乎不敢想象。在欧洲，虽然常有人拉琴卖艺，但这样的高水平还没见过。何况又是在这空无一人的深夜街头。

一曲结束，他们停了下来。这让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反倒不自在了。总该表示一些什么吧？我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硬币，躬身放入纸盒。心里却觉得把他们当作乞

讨，有点歉意。而他们竟全无表示，甚至没看我一眼，又开始了第二曲，维瓦尔第《四季》的第一乐章《春》。

完全是背谱演奏，娴熟而自信。琴声完美无瑕，没有丝毫的犹豫。这时我稍微安心些，至少他们不在意我的施舍举动。他们就像音乐会上一曲接一曲一样，我这个听众的存在与他们完全无关。

《四季》又结束了，我再次陷入不自在，因为口袋里已经空了。而他们的演奏再次让我激动不已，我不禁鼓起掌来。不料此时男提琴家转身朝我欠身鞠了一躬，很快又架起琴身，重又开始了巴赫的“d小调”。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场景，两位音乐家面对唯一的听众，在哥本哈根的街头演奏巴赫。多少世纪以来，巴赫一直以最质朴的音乐思想和非凡的表现力，被人视为音乐家的上

帝。即便是在伦敦巴黎那样的大都市音乐会上，上演巴赫的曲目也是与最严肃的音乐态度连在一起的。而这两位音乐家在街头演奏巴赫，对我的施舍毫不在意，而对我的掌声却表示感谢。这是真正的音乐家。我并不以为他们的举动是对巴赫的亵渎，是他们将巴赫从天上带到了人间。

回上海后与大提琴家王健说起此事，王健断定那两人是专业音乐家。他说，多数欧洲音乐家其实并不富有，他们很可能会上街拉琴，但他们对音乐的态度并不因此放松。这让我十分感慨。我想：让我们的音乐家这样上街拉琴是不可想象的，而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未必就比那两位精彩。究竟怎样才算保持音乐的尊严，看来音乐家之间有不同理念。

法国乡村的群山，在半个月亮的下面涌动。

十日谈

萍踪散记